

严歌苓
著

BU
YU
SHAN
JU

补玉山居

山一隅，掩藏着多少不欲人知的缱绻？
匆匆聚散，浮华泡影，如梦如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严
歌
苓
著

BU
YU

SHAN
JU

补玉山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补玉山居 / (美) 严歌苓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1

(严歌苓作品集)

ISBN 978-7-5502-1188-9

I. ①补…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7213号

补玉山居

出品人: 王笑东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史媛

封面设计: 孙丽莉

版式设计: 左巧艳

责任校对: 林丽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1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9印张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188-9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周在鹏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是个瘦子，是个作家，跟补玉握手时，笑不露齿，因为他认为自己那一口浅黑的牙是不配露给补玉的；第二个是个胖子，是个由作家变成的老板，牙变得煞白，笑呵呵的没一句实话，因为补玉后来发现他来她的山居住宿并不是生意太忙偷空歇歇，而是为了躲债；第三个是个小老头儿，是个除了补玉之外人人都知道的电视剧编剧，见了补玉就往树丛后、墙拐角躲，因为他怕补玉发现他住进别人的现代化度假庄园不住她的山居。

周在鹏由第一个人变成第三个人历时十多年。连全村三十四户人都认为永远不会老的曾补玉都老了。所以补玉看见迎面走来的小老头儿突然一闪，闪进葵花丛里没了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老了，连变成了小老头儿的周在鹏都躲开她，不再跟她缠不清了。她笑着在心里骂：“这个驴做（念“揍”）的！”

发现周在鹏躲她的真正原因后，补玉才伤心了。假如他是嫌她老，怕她知道他根底而躲他，她才不在乎。她背过身，跟几个坐在石凳上的老太太们说了两句话，想证实他是否真在躲她。果然他走出来了，往新铺的柏油路尽头看看，以为他把补玉躲过去了。他顺着崭新的路走了一会儿，再次回头，还是担心补玉盯他的梢。发现身后没有补玉，才猛一拐

进了“卢浮琉璃庄园”。站在槐树后面的补玉心碎了，这负心汉的喜新厌旧不是冲她来的，而是冲着“补玉山居”来的。

从背后看，只能看见周在鹏的大半个后脑勺，因为他的背驼成一个丘陵，还因为他灰白的卷毛留得太长，把脑袋和后颈的界线遮没了。补玉看着这么个背影走进了号称法式的“卢浮琉璃庄园”的铁栅栏门，顺着夹竹桃中间的小路上坡。一座一座的“琉璃屋”坐落在山坡上，让落山前的太阳点着了似的。每个屋都是尖尖的三角形，补玉的儿子说，它们叫“金字塔”。琉璃屋不拉帘子可就完蛋了，里面人干什么外面都看得见。补玉现在看见周在鹏走进一幢琉璃屋，在里面走来走去。其他琉璃屋里的人也有动有静，像给养在一个个三角形巨大玻璃鱼缸里。来这里旅游休闲的多半成双结对，据说晚上一对一对在床上，一个面朝星星，一个背朝月亮，特别得劲。所以“琉璃庄园”在这个季节夜夜客满，价钱涨到两千一夜也客满。警察要是扫黄，搭梯子爬到琉璃顶上，一抓一个准。补玉解恨地想。

琉璃庄园的老板起初是“补玉山居”的客人。那时，村子里三十四户、一百四十六口人只有曾补玉一人突然穷够了，开起小客栈来。不知北京人是怎么顺着河道找到了这里，把这个夹在笔陡的山缝里的小村庄说成“仙境”。村里人后来知道了，当时北京不让“黄”，一对对男女坐三小时（有了高速公路后就变成了俩小时）的长途车，再搭驴车、马车或者干脆来一次小长征到这里来“黄”。他们瞅准干净些、宽敞些的门户，就去问能不能借一间屋宿一两个晚上。他们给十块钱。这里的人哪里见过不出汗就到手的十块钱？马上扫地抹土，把墙角里房梁上至少有几十年老、和着灰土都织成了布的蜘蛛网都挑了，让一对对北京男女好好“黄”一两夜。

那时的曾补玉背着儿子牵着女儿，把她二十五岁的笑脸朝着河道边走来的北京人：“上俺们家，俺们家房多，干净，八块钱，管饭！”那时的补玉不知道，她是头一个懂得广告效应的人。她靠自己腿脚勤快，跑

出村两三里，把北京人从全村人那里截到自己家。她还靠自己洁白无瑕的衬衫，石磨蓝牛仔裤打出她如何干净的告示。当然，也靠她难得的窈窕身材，罕见的妩媚脸蛋，高中生水平的用词造句为自己做了好招牌。

很快，全村人的客源都是补玉一个人的了。全村人没什么不服气的，因为补玉确实有一院最像样的房。一共九间，干净得耗子都不去。并且村子里一百四十六口人，连男带女，无论老少谁都服气补玉挣钱的本事。要像补玉那样挣钱，他们宁可穷着。补玉的钱他们是亲眼看着补玉怎样费了吃奶的劲儿才一点点挣出来的。从补玉嫁到村里，人们就没见她跟其他女人那样，坐在一块打打牌，搬搬口舌。四五月她四点钟就上山。山尖一带的香椿芽是没人去摘的。她一早上能摘四五十斤露水漉漉的椿芽，走三十多里山路，把它们卖到山那边一个部队的老干部休养所。一早上她就能把二十多块钱揣回来。回来的路上她也不空闲，掐下几十斤野黄花菜，摊到屋顶上晾晒一天，晚上收下来，都干得能打包了。补玉的黄花菜不卖给收购站，她要等到过年前，才背着它们乘长途车到北京，去敲正在办年货的北京人一笔。一年能攒出三千元是补玉的一个大秘密。她对此守口如瓶，连孩子爸都不知道。嫁过来第三年，补玉跟婆婆、公公说：“咱们盖房吧。”公公婆婆都没理她。补玉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没有问他们要钱的意思，因此是不必理会的。即便问他们要钱他们也不怕：他们得有啊。

补玉把原先的三间房接出六间，大致盖成一个简陋的四合院。补玉就是把北京来逛山逛水的人从两里路之外截住，带进这个四合院的。

一九九三年秋天，补玉又站在离村子两里的地方。右边的河在这里宽了，山上来的水特野，到了这一带突然就平和起来。补玉轻轻颠着背上闹瞌睡的儿子，手上在绣虎头枕的一张虎脸。一对北京来的男女爱上了她的虎头枕，跟她订购了五十个。然后她看见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补玉看见他只是一个人，没有带伴儿，所以就没什么大劲儿。倒是来的人老远就问：“有个叫曾补玉的在哪里？”

补玉使劲看他一眼。他卷头发卷鬓角，脸色白里泛灰，很爱漂亮，摘下头盔不停地拨拉头发、鬓角。

“你找她干啥？”补玉笑眯眯地问道。

那人也笑了，暴露了他的一嘴浅黑牙齿。“你就是曾补玉吧？”

“谁说的？”

“不然这三十几户的小山窝还能出第二个美女？”

“你也长得不错呀。”

那人吓一跳，好像从来没有女人当面这样评论一个男人的。他那感觉像让她倒吃了一口豆腐，一时还不能决定自己喜爱不喜爱这感觉。接下去就是相互介绍姓名，免贵姓周——周在鹏；补玉——意思是以玉补天。

“一个人来玩？”补玉问道。

“怎么了？”老周反问。

“来这儿的男的都带个女的。”

“你检查结婚证不？”

补玉让这句话自己过去了，没接话儿。万一这是个便衣警察，她不是害了自己也害了那些野鸳鸯家鸳鸯？补玉那天是坐在周在鹏的摩托车后面回村的，碰见人她就招手呐喊地张扬，因此她前脚进门，丈夫后脚便跟进来。丈夫在别人家做木工活，全村人的嘴接成一条线，把话已经传过来：“曾补玉在村外拉客，抱着那客人的腰骑摩托车回来了！”

那就是补玉丈夫想没天没日揍周在鹏的来由。补玉的丈夫叫谢成梁，当过三年武警，回到村里，就像从来没出过村一样，心满意足又过起跟其他村邻一模一样的日子来，唯一的变化是走路走好了，背笔直，头端正，两脚一二一，迈的步子都是尺量出来表掐出来的，饿着走看上去都是营养好，劲头足。他二十六岁才娶上补玉，所以媳妇就是补到他命里的一块玉。补玉却常常对他说：“你疼我，就让我爱干吗干吗。”劳累挣钱，那是她一大“爱”，所以他也不拦着她。

村子里开玩笑说补玉“拉客”，补玉自己不在乎，谢成梁也就不

在乎。因为给拉回来的通常都是结对儿的，或者三五一伙的。这天傍晚补玉拉回的客是个单个男人，谢成梁使劲瞪了她一眼。山峰在河两侧形成犬牙交错的廊壁，小村子五点就没了太阳，因此，可以把事情看成“补玉坐着男客的摩托摸黑进了村”。

周在鹏告诉补玉，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有关补玉的“黑店”的信息。那朋友带着女友在补玉这里做了两夜野鸳鸯，爽坏了。他还夸了补玉的烤野兔、炖山蘑等菜肴，让周在鹏千万别忘了点这两道天堂美味。

补玉向丈夫一扭下巴，意思是让他去他妹妹家借一只兔子来冒充野兔。谢成梁却不走，两手背在背后，看周在鹏从摩托上搬下一个大帆布包，又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不轻的黑匣子。那是个手提电脑。

“你们这里有电插头吧？”周在鹏问道。

“咱这儿的电比城里贵，一度电贵三倍。”谢成梁说。

周在鹏看看谢成梁如同警察一样没表情的脸。

补玉笑笑说：“人家把电费算给你，不就完了？”她又向周在鹏做了个表情，这表情是没有她丈夫份儿的，实际上连她抱在怀里的儿子也是没份儿的。甚至这表情是全新的，谢成梁和补玉认识这么久从来没见过。为这卷毛男人，补玉居然发明了一个新表情，谢成梁觉得离揍他个没天没日的时候不远了。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周在鹏。他刹那间又是武警了。

“人家是作家！”补玉抢着说，“写书的！给咱这儿写写，咱这儿就火啦！”

谢成梁心里好受了些：补玉是在拉拢利用这卷毛。他像没听见媳妇的话，又问：“都写过什么书？”

周在鹏笑嘻嘻地说：“那你都读过什么书？看看里头有没有我写的。”

谢成梁活到三十岁一共读过三本杂志，课本除外。所以他又转个话题：“来这儿住多久？”

“先住几天看看。”周在鹏把电脑放在北屋的书桌上。

“你一人来，你那小媳妇放心？”补玉大声在院子里问道。

一听就知道这话是说给两头听的。进村前补玉就知道周在鹏小四十了，有个小他十岁的老婆，英文老师。

果然，谢成梁一听这句就扭头出门，去妹妹家借兔子了。下面周在鹏的回答他幸亏没听见，若听见周在鹏在他眼里更是欠揍。

周在鹏把电脑插上电，才从窗口露出脸，回答补玉：“我这么一把岁数，还能老让媳妇找着？我老远躲这儿来图什么？”

后来补玉发现周在鹏的话不是真的。他腰上的BP机一响，他就会手忙脚乱，从腰带上摘BP机比拔手枪还快；只要他一看见上面的一个号码，马上就往村委会跑，去回电话。有一次周在鹏在洗澡，BP机落在院子中央的餐桌上，补玉马上看了一眼。补玉才不会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对一个人寻根刨底，因为来往店的人从来都告诉你假根底。BP机上的短信说：“速往家里打电话。”碰巧周在鹏那天歌兴大发，洗完澡不出来，关在澡房里大声唱歌，唱了半首忘词了，又起头再唱另一首，又忘了词，再起一个头……所以BP机第二次、第三次在桌上嗡嗡打转。补玉看见第二次它说：“何故不回电？”第三次它又说：“立刻回电！”

周在鹏一看见短信，直着眼跑去回电了，卷毛和卷鬓角上全是水珠。从村委会回来，周在鹏回到屋里关上门，补玉只看见半扇开着的窗子把一股股蓝灰的烟放出来。第二天一早，周在鹏说他去山上走走，走出去半里地，他又回来，对补玉悄声说：“万一有人找我，就说我已经走了。”

补玉笑嘻嘻地问：“你那小媳妇要找到这儿来？”

“不是她。”

“那是谁呀？”

补玉此刻坐在枣树下，儿子横在她跷起的二郎腿上。她总是这样一边奶孩子一边听半导体收音机。

“也不一定会有人找。我是说万一。”周在鹏说。

补玉头一次看见他这么一本正经，目不斜视，连她奶孩子露出的一小块乳房也不像平时那样让他走眼。看来昨天他媳妇一口气砸过来的三条留言后面真有什么大事。这人说说不定不是周在鹏，也不是作家。没准他把那个叫周在鹏的作家干掉了，逃到这里。住她的“黑店”，她只要人预先付房钱，其他都马虎。这人交的是一周房钱，却已住了十天，说不定赖掉三天房钱就失踪了。

“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补玉笑着，把儿子掉个头，去呷另一只乳房。几秒钟里，补玉一对乳房全冲着周在鹏，或者冲着—一个号称周在鹏的人。

她看见他视线猛往下一降，她也看见他的眼睛在她乳头上停了多久。然后他心情马上有所改善，突然说：“你这地方要装修装修，我给你写几个字，挂在大门上，叫‘补玉山居’。保证你发财。”

“装修过了。”

“得再装修一下。外头朴素，里面舒适。电视、空调、洗衣机。被子得特别干净，走一拨客人就得换干净被褥。”

“那得多少钱呀！”

“我借给你。”他露出满是浅褐色牙齿的笑容。

“我不要。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敢跟你借钱？”补玉的脸通红，心发疯似的跳。这个人平白无故要借钱给她，钱能是好来头吗？

“不要拉倒。”他逗逗她的样子，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看她，又笑笑。

“万一有人来找你，我就说你走了，啊？”补玉说。

“千万别让他进我屋，看见我的电脑！”

说完他已经在十多步开外了。

那一次周在鹏在补玉的客栈住了一个月，走时一分钱房钱都没少她的。临走那天，他从村委会借了墨汁、毛笔，又要了些纸，写了几小时大字，最后把“补玉山居”四个字写在一条毛边纸上。补玉在他走后的

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往他名片上的单位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打他家去吧，他一般不上班，除了月底领工资。”

补玉想，至少住她店的客人有一个是真人，用真名实姓，还有单位管着。她隔几天又打了个电话，问周在鹏家里的电话号码。往周在鹏家里拨电话时，补玉汗都出来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算不算不规矩。但她马上又为自己护短，在心里说：“不是他主动提出要借给我钱吗？我只不过想问问他话还算数不算。”

补玉打了好几天都没把那个电话打通，不是线忙就是没人接。后来她才知道，周在鹏谁的电话都不敢接，因为十个电话八个是向他追稿债的。

周在鹏的题字在客栈门上挂出来之后，第二天就来了六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是来写生的，一住住了七天。他们说“补玉山居”这名字好，但题名的作家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美术学院的学生还没走，又来了三对男女，其中一个瘫子坐在轮椅上，由一个年轻女人推着，一下包了三间最贵的北屋。补玉只好求美术学院的学生们挤到西边的一间屋去。从那以后，瘫子常常来，一句话也没有，由人推到河滩上一坐坐半天。推他的女人常常换，但都是一样的年轻貌美，穿金戴银，衣服都是包屁股露胸脯。瘫子在第五次住到“补玉山居”时才头一次直接跟补玉说话。在此之前，那些推轮椅的女人一直做他和补玉之间的传话筒。他那天上午没出门，让推轮椅的女人去帮他买烟去，然后他在大敞着门的屋里叫道：“补玉！你来一下！”

这叫声一听就是瘫痪人的嗓音。补玉从来没听过瘫痪人的嗓门儿是什么样，但她这时马上断定，人要是不瘫到那个程度，一定出不来那种叫声。

她走进瘫子的屋：“哟！冯哥今天穿这么精神？”

补玉从来没有当面叫过瘫子，因为他不让她捞着机会叫他。他不让任何人捞着机会直接跟他说话。但他今天一嗓子“补玉！”叫得老熟人

似的，补玉就放肆起来，把这个老爸岁数的冷峻残废人叫做“冯哥”。冯哥一进她的店她就知道他要是不瘫，一定是人中之王，就是瘫也瘫得风度翩翩，花白板刷头，根根发丝都干净闪亮喷香，浅茶色眼镜终日架在端正的鼻梁上是为了别人好，怕人被他锋利得带点凶光的眼睛伤着。这天上午他一身白，补玉现在也懂了，那叫“高尔夫衫”。

“补玉，你今年多大？”

“虚岁三十。”补玉半边屁股搁在书桌角上，“冯哥头回来住店，我还不到二十六呢！”

“问你个事，你把门关上。”

补玉想，这家伙是真瘫假瘫？

她笑嘻嘻地说：“问吧，眼下这个院子都是咱俩的。”

“关上。”

瘫子做主做惯了，对不服从的人就这样烦躁地一闭眼，一挑鼻尖。他长了个发号施令的鼻子，鼻尖又挺又直。

补玉只好服从，一面说：“漂亮小嫂子回来，别打翻醋坛子啊！”她眼睛同时溜到他脚上，看它们是不是真废了。它们套着一双上等皮鞋，给摆成外八字，那脚要是活的，一定怪受罪。

“我问你，补玉，你这店一年挣多少钱？”

补玉的笑容干巴在脸上。补玉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脸很难看。这是个瘫警察，还是个瘫税务官员？

“要是不想回答，就别回答，不然你回答了也白搭，因为你会给我个假数字。放心，我不是警察也不是税务局的。”瘫子冯哥嘎嘎地笑起来。

补玉发现他笑起来很孩子气。这人到底有几副脸，哪副是真的？

“挣不了多少，也就万把块钱吧。”补玉笑着说。

“我说你不会跟我说实话吧。”

“我从来不说假话。”补玉笑的样子就让对方明白：你指望什么

呢？我能告诉你实话吗？我又不傻！

“其他那几家开旅店的每年都能挣两三万。我几次来你这儿，算了一下账，你一年至少挣五万！”

“还得开销呢！”

“刨了开销你也能挣三万。”

补玉就看着他笑，不说话。笑着笑着，那种暗自腰缠万贯的得意就露出来了。

“才这几个钱？累死累活的！”冯哥说道，头轻轻摇晃。那是他唯一能动来自如的部位，所有肢体语言的表达力都集中在那里，因此轻蔑、不屑、怜爱就在那晃几晃上超丰富地表达出来。

补玉老大的不高兴，脸上却还是笑着。她开了五年店，练出了结实的笑脸，受别人气或给别人气受笑脸都撕不破。她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第三年就还了从周在鹏那里借的两万元款（她还硬付了他五分利），第五年把每个屋的空调都换成了新式的，扩建了澡房，添加了卡拉OK歌房和四张麻将桌的棋牌室。凭什么让一个瘫子来可怜她？补玉怕自己再说下去会跟他顶撞起来，就假装听见孩子在什么地方哭，一边叫着：“燕儿啊！怎么不看着你弟弟？看他哭什么呢？……”一面就跑了出去，一直跑到大门外。出了大门她气更大：瘫得就剩个头了，还敢冲我摇——我容易吗？把公公婆婆的房子还翻盖了呢！要不是周在鹏让逼他稿债的人逼得差点中风，他已经把“补玉山居”写成大篇报道，把补玉吹成优秀农民企业家，登在报纸上了。

第二天帮瘫子推轮椅的年轻女人和一个住店的男客吵起架来，补玉劝开之后，男客人冲着年轻女人的背影轻轻地又是狠狠地吐出一个字：“鸡！”

这一提醒，补玉恍然大悟，瘫子冯哥回回带来的都是“小姐”。原来是个色瘫子，可他怎么跟小姐“色”，补玉想都不愿想。总之她一直以来对他的敬畏，以及神秘感一下子全没了。再见到他，补玉说话行动

一点也没有先前的不自在。

“补玉，你来一下！”冯哥又叫道。

“忙着哪！”补玉笑嘻嘻地从厨房窗口露出脸。

“问你句话！”

“擀面条哪！”补玉这次把两只沾着白面的手从窗口伸出来。

“你过来！”冯哥在轮椅上坐着，鼻尖一挑。不知怎么，他也明白自己不必在补玉这里继续要威严了，所以也笑咪咪，似乎说：你觉得我不是个东西就不是个东西吧。

补玉扭扭搭搭地走出来，谢成梁在对面的丝瓜架下摘丝瓜，看看她，他明白媳妇是个很有谱的女人，一点不会让男人们占她便宜，所以就不会让他暗地吃这些男客们的闷亏，暗地里扛王八盖子。补玉两手白面，所以只能用嘴把零散在眼睛前面的头发吹开。

“你推我出去走走。”冯哥说。

“冯哥，咱这几十个客人等着吃我晚上的手擀面呢！”补玉仍然白衬衫，蓝牛仔裤，一大把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捆个马尾，半点开店老板娘的江湖气都没有。

“让他们等！”冯哥说，“不走远，就去河滩上逛一圈。今天风小。来吧。”

补玉想，这个残疾可真叫身残志不残，他让你推他的轮椅，好像是你捞到了天大的美差！她在围裙上擦擦手，把围裙往院子里一张餐椅上一搭，对丈夫说：“成梁，你接着擀面，我陪冯哥遛个弯就回来！”

她推着轮椅，把冯哥的脸转向大门，扭头又对丈夫做个鬼脸，意思是：“我遛遛这瘫子，你不会吃醋吧？”

她和冯哥到了河滩上，冯哥叫她替他点根烟，又让她替他把某人扔的一个可乐瓶从水里拾起来，先搁到小树丛里，省得他看见讨厌。然后他说：“补玉啊，你是我看见的最优秀的女人。”

补玉半笑不笑地从一个弯腰姿态抬起脸，看着他，意思是：你终

于要跟我“色”啦？你“色”得了吗？

“真的，你太能干了。你那没心没肺是装的。”

补玉想，这家伙到底想说什么？好像不是想把我曾补玉变成他那一溜儿推轮椅的女人之一。

“我想聘用你。”

“推轮椅啊？”

“那可太大材小用了。推一天轮椅，付她们出台费就行。”

补玉站直了，让他明白她在等他下文。

冯哥：“我先要把你的店买过来。你这‘补玉山居’创意不错，买过来我让它一年就在北京天津家喻户晓。买了你的店，我会大大扩充，你就是我聘的总经理，怎么样？”

补玉太意外了。一般来说她的直觉不会让她对任何人的主意太意外。

“那得看冯哥开什么价。”补玉笑着说，笑出精明难缠来。她卖山货、卖香椿芽都是这个笑脸。她绣的虎头枕给收购时，她要求涨价也是这个笑脸。

“我能亏待你？”冯哥说。

补玉等着。他开多少价她会接受？她还不知道。她知道对面这副浅茶色眼镜后面的眼光够毒，看上的东西一定是个宝矿，价值越开采越大。她得把日后那些被开采的价值也算进去，不能让他糊弄了，只付个野矿滩的钱。

冯哥一直不说他到底想拿多少钱来收购“补玉山居”。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接他的车来了，他才把补玉叫到他屋里。他果然只想把“补玉山居”当野矿滩收购。补玉笑嘻嘻地说她跟丈夫商量的了，两人年纪轻轻，卖了店干什么？还不闲得长毛吗？冯哥把他的打算告诉了补玉：他将雇用补玉做总经理，把谢成梁也搭进去，看看大门什么的。但他开的工资数目让补玉差点儿笑出来：也就是他那些推轮椅的女人

两晚上的出台费。

事情谈崩了。补玉厉害就厉害在她让它崩得挺漂亮。她打着哈哈说：“给您打工我能要您钱吗？真不是钱不钱的事。主要是当老板娘的瘾还没过完，您再让我过一两年吧！”

冯哥那次走了之后，很久都没再露面。后来一条柏油路铺进来，北京人一群群地来了，“补玉山居”天天客满，周末各屋都得搭床，一台洗衣机早就不够用了，现在是三台洗衣机在谢成梁父母家运转，被单晒得遮天蔽日。村里在三四年前有几家效法补玉开店，但因为不是品牌，也因为店主没有补玉的素质，一直邋里邋遢地混，所以生意始终寡淡，但是到了“补玉山居”实在拉不开栓的时候，一些没床位的鸳鸯们只好去那些店凑合。柏油路修进村这年，村里已有十二家客栈，什么名字都有，“农家乐”、“靠山青”、“山水情”……但没有一家像“补玉山居”这样红火。这是补玉开店的第十年，周在鹏这年来住了几天，一背脸就嬉皮笑脸地对补玉说：“补玉呀，你越来越像名牌酒店的女老板啦！”

当柏油路把一个建筑队载进来时，曾补玉意识到她的顶峰时期已经过去。村里把地租出去，租给城里的开发商，在河下游修建度假村和水上乐园。最大一片地租给了一个亿万身价的地产商。那片地在河对岸，地势稍高，一面是水景，一面是山色。破土动工那天全村人都过节似的乐呵：他们的日子从此该不一样了，从此该过上北京的日子了。补玉却满心怅怅的，站在人群最外面观望。这个亿万富翁想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让这里人走上北京的柏油路，让河上架了桥，车子从桥上过往无阻，还会让法国房子在山里红林子里站起来——据村里人说亿万富翁要把度假庄园盖成法国式。她看见谢成梁张着嘴大笑，便开始往他那边挤。村长和开发商的代表在讲话、握手，接过一大口袋糖果和几条香烟，村民们全拍起手来，就跟村子和开发商联了姻办起喜事来一样高兴。他们多省事，关在山里见不了世面，现在世面来见他们了。补玉走到丈夫旁边，拉住他的胳膊就往外扯。

“你干吗？”谢成梁说。

“回去拾掇羊肉去，客人等着吃烤全羊呢。”

谢成梁正想跟她走，又站住。他不能当众被媳妇扯回去。补玉明白这一点，撒开手自己先走了。五分钟之后，谢成梁必定会跟上她。补玉总在人前让谢成梁做大丈夫。一般来说她走了之后，谢成梁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会假装厌倦了眼前的热闹，跟身边的朋友大声说：“走喽！”朋友们若问：“急什么？”他会说：“忙着呢，回家还得打老婆骂孩子！”

补玉还没走到“补玉山居”大门口，谢成梁已经赶上来，“一二一”的脚步在急行军。

“喂，你知道那个亿万富翁是谁吗？”谢成梁问道。

“爱谁谁。”补玉说。

“就是那个冯焕！”

补玉看着丈夫，心想，冯焕是谁？我该知道这个名字吗？她这样看他还想让他明白：管他是谁，把大片土地租到手的这个孙子是他们的灾星，正是他让“补玉山居”的好光景到头了。

谢成梁还是睁大眼看着媳妇。补玉看到这几年他老了不少，一个小客棧杂活都是他的。补玉心突然酸了。自己忙得从来都没有工夫好好看看他，否则也该看到这张脸怎么就干巴了，打起那么多皱，眼珠也黄了。

“就是瘫子冯哥呀！”谢成梁眼睛瞪得凸出来，就像他突然发现自家亲戚做了中央委员，他说说都沾光。

补玉好像并不惊讶，她觉得自从她回绝了姓冯的，冥冥中就在等他来这一手。

两人走进了“补玉山居”。刹那间补玉觉得这个一直让她得意的地方突然变得寒碜不堪。她在原先的九间房前面又加了一进院子，又是九间房，砖是红砖，而老院子是灰砖，前院的地没有垫平，低处积的雨水沷出一片褐色的苔藓。两棵桃树还小，中间不知被哪个客人牵了根粉红色尼龙绳，上面搭着几条洗糟了颜色的三角裤，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绳